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夜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夜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然於是並生心屬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情向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妙處以巧關力今之戲相博者陽善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手只是則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始初筵秩之時也亂載號載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為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為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為止為苟簡之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括

起箇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彼上虛而紛亂之患纔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迹有名則實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可也實實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第然者怒也厲狠戾也怒氣既起則狠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核大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六

蕭 齊 林 希遠

內篇人間世下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

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於自然托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比為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為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為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而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為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即此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毅中中央者中也此篇名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道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顯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連之入於無

顏闔將為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鑿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為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為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奈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為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為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主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

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顯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傷而無繩準也無崖者無涯際也言為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崖皆是形容無知妄為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蕭中舊有人父死不葬湯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歛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為眾親皆忿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彼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銜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瓶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此下又說幾箇譬喻，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屨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已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屨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蚤蚤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街勒毀碎其身。首上帶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

然緣聚也，亡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為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絮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復有枝，其可以為舟者，考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櫟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梨、橘、柚、果、蘇之屬，實熟則剝，則厚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大木為主，絮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為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為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櫟其液出而滿，滿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為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為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我為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粗梨、橘、柚、果、蘇，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為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匠石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為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漆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皆

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箇也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開口勿言也彼指標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己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眾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託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未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竅之

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榱桷者斬之故未然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毒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細釋數句別說話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陰賴亦能託之故曰隱將託其所賴託自我託物也賴彼來陰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羊豎然啗食紙反以舌啗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著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其不材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

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歎美而言之也

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

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找椿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三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榱桷為棺用也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伐或八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額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漆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專要漆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  
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為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者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之

支離者頤隱於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王管在上兩髀為骨柱鍼治脚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提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累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頤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指臂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骨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拄鍼縫衣也治脚浣衣也以此為糊口之計鼓策以算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擯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

用為大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成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時既不可為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為幸耳又何敢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

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不滿眼殃禍大如屋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斤斧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六